

腳下功夫

張恨水寫過一本《水滸人物論贊》，很多視角頗有新意。比如，其中一篇就是比較梁山陣營的戴宗和朝廷陣營的高俅：「戴宗之發跡也，以腳，以其能神行也。高俅之發跡也，亦以腳，以其就蹴球也。戴以腳而遇宋江，為盜賊之頭領。高以腳而遇徽宗，則為朝廷之太尉。」

放在今日來說，高俅可能會成為與C朗、麥巴比相頡頏的足球巨星，而綽號「神行太保」的戴宗則是比肩馬拉松冠軍塞巴斯蒂安·薩維之類的人物。兩個人都是憑藉特殊技能而上位，戴宗成了「梁山泊總探聲息頭領」；高俅因踢球技術出色得寵於宋徽宗，竟被抬舉為「殿帥府太尉」。

北宋最高的一品官銜為「三師三公」，即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。戴宗是假太保，而高俅卻是真太尉。究其本領，不分伯仲，都是腳下功夫。然而際遇不同，命運懸殊。所以，張恨水感嘆：「是神行之技不如蹴球之技之可貴乎？非也，所遇者有朝野貴賤之別耳。使徽宗與宋江異地而處，則高俅不過樂和宋清之選，而戴之必為太尉，可斷言也。」

但戴宗與高俅更大的區別，在於後來的任職表現。戴宗可謂盡職盡責，充分發揮所長，偵察軍情，傳遞機密，聯絡通信，營救好漢，屢立戰功。而高俅卻是壞事做盡，上任之後，一害王進母子逃亡，再害林冲夫妻死別。戴宗之腳，奔走於山林草莽，行的是忠義之路，救的是危亡之事；高俅之腳，周旋於廟堂權貴，踢的是諂媚之球，逐的是私欲之利。而關鍵在於人的心志與用人者的格局。

由此可見，宋公明與宋徽宗的用人水平，前者「明」，後者「昏」（被金朝俘虜後封為「昏德公」），高下立判。《水滸傳》開篇未寫好漢，而先高俅，頗有些春秋筆法，暗諷北宋覆亡的根由。



瓜園 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精靈蜂蜜

這世界上有一種蜂蜜，貴到連報價都像在開玩笑。

一公斤超過六千美元！你沒有看錯，不是六十，也不是六百，換算成港幣，足夠付幾個月房租了，再奢侈點，買個包包犒勞自己也沒問題。但如果是為了一罐蜂蜜，很多人會滿腦子問號，這，究竟圖啥？

它叫 Elvish，土耳其語原名為「Peri Bali」，直譯過來就是「精靈蜂蜜」，這東西從不屬於普通的人間煙火，而是源於高山之上。它產自土耳其東部阿特文省的山區洞穴裏，海拔足足有一千八百米高，別說人跡罕至了，連稍微靠近一下都是難題。二〇〇九年，一位當地養蜂人意外發現了在這裏「隱居」的蜜蜂，在一個沒有蜂箱、也沒人工干預的地方，一群高加索蜂世代築巢，把蜂蜜釀在岩壁的縫隙裏，慢慢吸收岩層裏的礦物質，日久天長，便誕生了讓世人震驚的「稀世珍寶」。

後來經過研究，人們才知道，這種蜂蜜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。只不過山高路遠，高加索蜂還極具攻擊性，哪怕放在今天，都難採集。除了稀缺，它跟普通蜂蜜的區別一眼就能分清，一口就可嘗出。深深的琥珀色，像一瓶陳年波特酒，質地相當濃稠，在常溫下幾乎不流動，挖的時候能感覺到明顯阻力，掛在勺子上很難滴落。若有幸吃到，你會驚嘆於它極度鮮明的礦物質味，夾帶著草草木質調和花香，極度通透明亮，沒有一絲絲黏稠的「膩」。再品下去，可可、焦糖和淡淡的煙熏味緩緩展開，層層遞進，不討好，也不諂媚，跟我們印象中的蜂蜜簡直有天壤之別。

至於怎麼吃，土耳其人會大手一擺，讓你直截了當「單獨品嚐」，也可以滴一點在麵包上。雖然聽起來足夠奢侈，但確實，你手中捧着的，已不僅僅是蜂蜜，而是文明的記錄方式，它本身的意義，才最貴。



食色 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五月的風拂過深圳河，羅湖口岸的人潮裏，滿是青春的朝氣。「五四」青年節這天，深圳羅湖南路路換上新名片——深港青春大道正式揭牌。這條串聯口岸、火車站與國貿大廈的城市主軸，從昔日深港往來的通關要道，蛻變為雙城青年逐夢、相聚、安居的活力長廊，讓大灣區的青春力量，在此雙向奔赴。

深港相依，青春本就同頻。羅湖口岸作為雙城聯結的核心樞紐，二〇二五年通關量突破七千萬人次，日均近二十萬往來人群中，十八至四十歲青年佔比超六成。每日十餘萬青年穿

梭於雙城之間，或是求學求知，或是探尋創業機遇，成為深港融合鮮活的註腳。而人民南路商圈坐擁八十餘萬平米商業載體，數千家港資企業扎根於此，早已是深港青年交集的沃土，如今以「青春大道」之名，讓匆匆「流量」變為扎根「留量」，打造青年專屬的創業、消費、社交、安居港灣。

青春大道的煥新，藏着對雙城青年的溫柔心意。老牌商園國貿歷經兩億元升級改造，化身潮流新地標國貿SPRING，三萬平米空間集結數十家青春首店，潮流業態與城市記憶相

融，成為青年打卡休閒的好去處，讓老街區煥發新機。

夢想在此有處安放，星數數智孵化中心為青年創客點亮微光。近千平米精裝空間、八十五個共享卡位敞開懷抱，更推出暖心的「創客試驗場」，青年可零成本試水市場，沿線數萬平米產業空間優先向創業青年開放，讓創意與熱忱無需負重前行，在這片沃土生根發芽。

奔波的青春亦有溫暖歸宿，羅湖首個深港青年公寓落地大道，拎包入住的便捷、齊全的共享配套，加上便捷的雙城交通，消解了青年往返兩地

的奔波疲憊，讓安居不再是難題，為雙城生活攆起一方安穩小天地。

從「香港觀演+羅湖消費」的跨界聯動，到專屬青年的潮流節慶，再到共商共建的青春議事會，讓深港融合不止於地理的相連，更在於生活的相融、心靈的相通。



灣區聽雨 黎園

逢周四見報

給素人作家找工作

快遞員作家胡安焉近年以寫作為主業，繼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後又出版了《我比世界晚熟》《生活在低處》兩本書，銷量都不俗。以「礦工詩人」著稱的陳年喜，現在也專職寫作，作品被廣泛轉載。而同時，王計兵仍在送外賣，但已從全職轉為「見縫插針」的兼職狀態，家政女工范雨素與李文麗則仍是邊做鐘點工邊寫作。

在今年四月的一次文學對談裏，作家梁曉聲關切地詢問范雨素，是否需要幫她換一份更輕鬆、時間更自由

的工作，這樣能多留點時間寫作。范雨素婉拒了梁曉聲的好意，稱自己雖仍需打工維持生活，但現在的生活和寫作狀態挺好，文學帶給她內心的平靜與滿足，這是最珍貴的，每當想到這些，就已經覺得踏實與幸福。

作家劉慈欣大學畢業後進入山西娘子關電廠工作，本職是一線工程師，從業餘寫作起步，也稱得上是一位素人作家。他憑藉《三體》斬獲世界科幻最高榮譽雨果獎，成為享譽國內外的科幻作家。據莫言近日在中國著名作家手稿展的直播中透露，他曾

有意推薦劉慈欣進入內地知名高校擔任文學院教授，但是劉慈欣辭謝不去，現在仍在山西，守着原來的生活與創作節奏。

素人作家是否需要脫離原先的勞動崗位，從而全身心投入創作？不同創作者可能有截然不同的選擇。

作家維吉尼亞·伍爾夫曾在講稿《一間自己的房間》裏，對女性寫作所面臨的困境作了闡釋，其中有一句名言：「一個女人想要寫作，她就必須有錢，還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。」但作家艾略特的觀點也值得思

考，他接受《巴黎評論》採訪時曾稱，正是抽不出很多時間去創作，作家才會逼着自己寫作時更集中注意力，對於他自己，如果不需要操心賺錢，而把時間全部都花在詩歌上，那很可能會扼殺他的寫作生涯。



伏牛山 喬苓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立夏鹹肉蠶豆飯與飯湯

手機日曆提醒五月五日乃立夏，我想起家鄉嵊州的立夏習俗，當日孩童要鬥蛋，父母則會用彩色粗繩編製網袋讓孩子裝煮熟的雞蛋；人人都要稱重，據說可防疰夏；最後要吃健腳筍和鹹肉蠶豆糯米飯。離鄉十數年，早已不遵舊俗，這幾日正好W小姐休假在家，我說不如中午吃個鹹肉蠶豆飯和健腳筍吧。W小姐當日一早不顧落雨天，便去九龍城的新三陽南貨行買鹹肉。她跑完九龍城又去油麻地街市，終於找到了與我們嵊州的健腳筍類似的細長山筍。

嵊州人說的「蠶豆」其實是普通話中的豌豆，因豌豆成熟時正是浙東

養蠶時節，故而得名。所以這鹹肉蠶豆飯其實是鹹肉豌豆飯，家中無糯米於是用朋友贈送的五常大米替代。健腳筍本要去殼整根煮，這樣才細長似人腿，但W小姐家鄉無此習俗，她就習慣性地把筍切成了小段。細筍不好抓握，她一不小心切傷了手，讓人心疼。

早上出門時，我烹煮了八粒雞蛋供她與筍、肉一起燉煮。中午回到家時，細筍雞蛋紅燒肉已燉得差不多了，我接班炒完了油燻筍和小芹菜。再配上從新三陽買的糟油鴨舌、凍薰魚、苔條花生和糟雞胗，一頓豐盛的浙江風味立夏午餐就準備好了。

我們邊吃飯邊看NHK新出的電視劇《魯山人之灶》，正好看到魯山人與傭人、徒弟以及女記者米子一起吃飯時說道，「料理這東西啊，就得是親親密密一家人，一起開開心心吃的」，聽聞此語不禁雙眼濕潤起來。是啊，一家人一起煮飯、用餐、分享美食帶來的快樂，這才是家庭生活該有的樣子。

W小姐次日要上班，下午就先回深圳了。傍晚她發來信息提醒說，電飯煲裏還有剩下的鹹肉蠶豆飯。我平時若無外食安排，晚餐一般略過，當日卻打算用家裏寄來的筍乾菜和年糕，將剩下的鹹肉蠶豆飯煮成飯湯。所謂飯湯，不過是將剩飯在清水裏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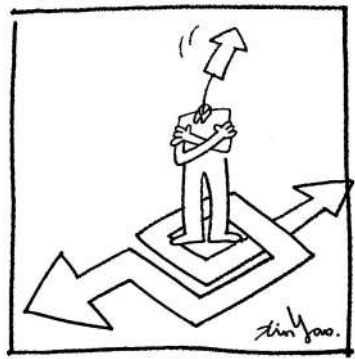
至軟糯黏稠但仍顆粒分明狀，再加入筍乾菜或新鮮綠葉菜以及年糕同煮。母親煮飯湯一定會最後加一大勺豬油，那香氣如今回想起來都記憶猶新。家中無豬油，於是加了幾滴花椒油，倒也清香開胃。看着那麼滿滿一大碗，竟很快就吃完了。

今年的立夏總算像那麼一回事，不過心中擔心起W小姐的傷口來，以後家中烹飪還是我來負責吧。



痴齋嚙語 徐成

逢周四見報



在你必須作出選擇時並沒有這樣做，這本身就是一種選擇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不是忙中也有錯

每周一篇的「南牆集」最使我掛心，每日見報的專欄我不會漏發，因為像上班、吃飯每日必做。七天才做一次就容易忘記。數十年來也曾忘記過一兩次。我在日曆上做記號，早四天就發稿。並且告知編輯先生，如兩天前不見稿到，請即知會。

因此我的稿總是有早無遲，時間充裕。上周那篇《危險職業》亦如此。像往常一樣，傳稿前看一次。誰知在我偶然複看一次時，

竟發現兩個錯。

一個錯是出現了「特朗普」和「特朗甫」，「普」「甫」雖音似，我應隨大流用「普」，而且不能在同一篇文章中用兩個不同寫法，像是「台」和「臺」，「什麼」和「甚麼」。

另一個錯是說火箭發射導致太空人傷亡的事未見記載。寫之前google了一下，可能因為關鍵詞不適當，找不到記載。覆檢時心中存疑，記憶中似乎有過這樣的事，

因此用「太空人傷亡」查到「截至二〇二六年，人類航空史上共有十八名太空人在航天飛行中直接殉職」，並有資料。只恨當時沒進一步追查。

文章有錯應受罰，這兩篇請勿付稿酬。



南牆集 阿濃

逢周四見報

茶香的守護者

杭州往西，龍井茶山上，春茶正冒着嫩芽。你也許不知道，這一縷傳承千年的茶香背後，如今站着一群沉默的守護者，它們藏在茶壟間，掛在枝頭上，二十四小時不眨眼地工作着。

走近西湖區的茶園，到處可以看到智能蟲情測報燈、氣象監測站、土壤墒情監測器。這些設備像敏感的「觸角」，實時採集着茶園的溫度、濕度、光照、雨量，數據源源不斷回傳至「數智平台」。管理人員坐在辦公室，就能遠程控制灌溉施肥、病蟲害測報，甚至茶園除霜。曾經「看天吃飯」的茶農，如今「看數據種茶」。

太陽能蟲情測報燈是茶園的「電子守夜人」。天一黑，它就亮起燈，吸引害蟲飛過來。通過AI圖像識別，精準判別害蟲種類與數量。一旦超標，立即推送預警，指導茶農準確防治。在浙江的龍井茶園，這套系統讓農藥用

少了六成，茶芽長得更完整，賣相更好。

土壤傳感器二十四小時監測土壤溫濕度及氮磷鉀含量，它埋藏在茶樹根部，數據一目了然。精準灌溉、科學施肥，不再是老師傅口口相傳的經驗，而是屏幕上跳動的數字。這套系統讓水和肥料利用率大大提高，讓茶喝起來更鮮甜。

龍井茶山還是那座茶山，春風還是那陣春風。但當你端起這杯帶着科技溫度的春茶時，或許能想到，除了那雙炒茶的手，還有那些在茶園中默默工作的傳感器，它們正在用數據說話，用預警守護，讓一縷千年茶香，在數字時代依然純粹。



九連環 薩日朗

逢周四見報

糾結

看看《穿Prada的惡魔2》，我還在糾結，實在拿不定主意。看，是因為情懷；不看，是怕破壞了回憶中的美好，畢竟繼續讓人失望的例子並不少見。

《穿Prada的惡魔1》是許多人認識和愛上時尚打扮的啟蒙，筆者也是其一。電影上畫的年代，不少剛走出大學校園的女生都如主角安迪般知性自信，對前景滿懷希望，一身象牙塔裏合理不過的斯文樸素的着裝。然而大家很快就意識到，昔日在校園中被認為仙氣的，在職場裏卻往往被視為土氣；那讓人無奈和失望的反差，就如幻想中畢業後為夢想奮鬥的多姿多彩生活，在現實裏竟只有為柴米油鹽的奔波。故此，當觀眾看着女主角安迪在時尚行業中被磨去了棱角，在魔鬼上司美蘭達的鞭撻、同儕的白眼與好心同事的指點下脫胎換骨，成了幹練精明、魅力四射又備受重用的美女，很自然也會幻想自己也會如安迪一樣，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時尚亮麗，既能駕馭名牌打扮，也了解

時尚趨勢，最重要是在浮華中還能保持理智清醒，終於如願離開不適合自己的跑道，得到夢寐以求的新聞編輯工作。

上集票房大賣，很大程度因為那是真人版的童話，所謂的職場生涯也只是化了濃妝的現實，才會令人覺得賞心悅目。聽聞續集那原本氣焰不凡的魔鬼女上司仍要在職場中拚命，更由於紙媒市場的萎縮，不單要放下身段去討好廣告客戶與降級消費，最後還要尋求後輩安迪的幫忙渡過事業難關。至於安迪與其他角色，過了那麼多年，大都成功地身居要職，可是依舊在時尚的江湖中打滾，分分秒秒與潮流競賽。那種身心俱疲，就是觀眾熟悉不過的現實，因此如果要買票入場，也要先具備接受童話水晶球碎了一地的勇氣。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